



威信的雨及雾

杨恩智

车子接近威信县城时，天空飘着绵绵细雨。师傅扒动雨刮器。一只手臂似的刮条，在挡风玻璃上呼地刮一下，呼地又刮一下，像走路担心踩到蚂蚁的人，走一步，要看一阵，才走下一步。又像记性不好的人，在做着一件事，完成一个动作，总要停一停，想一想，想起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了，才开始下一个动作。这时还是夏季，这雨，却下得像我印象中的秋雨。绵绵软软的，丝丝缕缕的，下得就像威信这儿的山一样温柔。

是，威信的山，是温柔的。尽管都是乌蒙片区的山，威信的山，与昭阳的山，与大美的山，与盐津的山，都大不相同。它们也高，也连绵起伏，却不峭。一个一个人的山头，参差错落着，隔得那么近，谁高一点，谁矮一点，似乎都不是不经意的，没有谁拼命要比谁高的劲头。它们又如山相依着，没有谁要把谁抛弃的样子。

而那山顶，抑或山腰，缭绕，披挂着的云雾、云片、云罩，又给这山的温柔增添了几分。

望着车窗外掠过的山间的绿，我不禁不住地赞叹起威信的植被。仿佛，伸出手，在窗外抓上一把空气，都能捏出水来。

我喜欢这潮湿而又清新的空气。我喜欢这温柔、绿意盎然而又云遮雾罩的山峦。

看着那些山峦，以及那些云雾，我想，一个人，一群人，甚至一山又一山的人，只要进入那些山峦，谁能找到？

是的，我想起了1935年2月的那段历史。我想，那时的红军，在敌军的围追堵截中踏上这片土地，进入这片山峦，是红军的选择，是红军领导人的选择，是中国命运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

这次，我不是第一次来威信。已经多次来过了。对扎西会议，说不上知道得

有多透彻，也算有了基本的了解。对其三处会址，也不止前往参观过一次两次。还有烈士陵园、扎西会议纪念馆，都去过多次。就是那段长征路，也走过多次。

我知道，他们走进扎西的时候，天空不是下雨，而是下雪。我想，那时的林木，一定不会比现在稀疏。而那时的人烟，却很可能比现在稀少。我也想，尽管那时不是落雨而是飘雪，山上，一定会云遮雾罩。山间，是他们的藏身地，林木，是他们的隐身衣，云雾，则是他们的幻术。是他们选择了扎西，同时，也是扎西选择了他们。

历史的车轮，一滚又一滚，一路向前，看，在那段历史已过去九十年。

走进威信，走进扎西，看着扎西的美，威信之美，我只能感叹：是这里，成全了历史，也是历史，反过来成全了这里。

庄子上会议，是扎西会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35年2月5日至9日，中央政治局先后在威信县境内的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三次会议。三次会议，后被统称为扎西会议。会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红军回师黔北和缩编部队。这次会议是长征中十分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

1935年2月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水田寨花房子召开后，中央红军由水田寨前进了石坎。一路行来，红军疲劳加伤病，急需休整。这里有一个三合院，因其大和宽，庄园一般，便被远近之人称为“庄子上”。而庄子上后面是山，前面有条河，周边林木茂盛，雾气缭绕，是一个较有隐

蔽性的地方。中央红军司令部便驻扎在了庄子上，并在这里召开了为期3天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审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以川滇黔边地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重新确定实事求是、改变我变和机动灵活的运动站方针，争取战争的主动，立即脱离川敌，向镇雄集中，并进行与滇敌作战的准备……

根据敌情变化，会议作出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的决定，避免了红军钻入敌军预设口袋，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控制在了自己手中。

这是历史。庄子上成全了的历史。我们走进庄子上的这天，没有雨，更没有雪，是一个晴天。

走进这里，仿佛走进了某个世外桃源。

一条河，从村前缓缓流过。堤岸上，铺有鲜艳的健康步道。一丛丛菖蒲，葱葱郁郁地长在堤下河旁。步道上沿，是一个儿童游乐场。欢快的音乐声，在山间缭绕。放眼望去，一幢幢清新的小楼房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小楼的墙上，绘有红色文化、农耕文化的图案。房前屋后，石磨、石缸等曾经常用的器具，成了一种摆设，一种展示，一种记忆。

顺着河堤走上一段，我们走进一个广场，进入村史馆。里面收集、摆放了种种农具，展出了许多图片。

庄子上的村史馆当然有了不一样的东西。它不叫村史馆，而叫“赤水家园馆”。赤水，为一条河的名字。一条河，它所经过的地域都不会窄，而作为赤水河，在红军长征中已留下著名的“四渡赤水”之历史。用简短的语言来作介绍，就是：赤水河古称安乐水，在云、贵、川三省接壤地区。它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赤水镇锁银厂村，上游称鱼洞。东流至

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梯子岩，水量增大，称毕数河，经贵州省赤水市至四川省合江县入长江。赤水河是长江上游唯一一条保持自然流态的一级支流，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长江上游众多珍稀特有鱼类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场所，有生态河、美景河、英雄河的美誉。赤水河云南段干流涉及昭通市镇雄县、威信县。庄子上村，是赤水河一级支流、即石坎河流经的一个村庄。

于是，除了扎西会议之历史，生态保护也成了这个被称为“赤水家园馆”的村史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庄子上，在这家园馆周边，还有庄子上会议旧址、红军长征标语馆、红色扎西庄子书院、红色大讲堂。同时，围绕“一址两馆一书院一讲堂”的红色教育体验馆，村里还创建了农耕劳动、河流保护科普、非遗体验、文创设计、登山运动、节日节气活动等红色研学拓展区、儿童游乐场、售卖屋、自助庭院、农家食堂、咖啡店、民宿酒店、太空舱酒店、蔬果采摘园、篝火晚会等红色旅游休闲区。

和同行者感叹，这样的村庄，才叫真正的新农村。

但要每一个村庄都这样，并不那么容易。

毕竟，这里是召开过扎西会议的地方，还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一部分。

因为历史，这里成了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村庄。这里抓住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契机，因地制宜将红色资源与绿色生态、特色农业等有机融合，打造成的“长征路上重要节点、赤水河畔美丽景点、乡村振兴示范点”和美乡村。

有了扎西会议的历史，有了赤水河一级支流流经的地理，庄子上还有与威信县结对在上海市松江区的帮扶，按照

中央要求、威信所需、松江所能，自2021年6月两地正式结对以来，2022年、2023年两年，先后投入东西部协作资金2600万元，正可谓集中了财力，办了大事。

就在这内外共同努力下，庄子上一边聚焦“扩红”，挖掘红色资源，一边“增绿”，致力于生态保护，守护青山绿水，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成就了我们现在游在其间、看在其间，也愉悦在其间、思想在其间的庄子上。

走出庄子上会议会址时，陪同人员指着散落在不同地方，支着画架，时而举目观看，时而挥手作画的几人说，那是专门来这里采风创作的画家。游走在村间小路上，陪同人员又指着一群在院落里忙碌的孩子说，那是某所学校组织学生来这里体验生活的学生。

据介绍，村里建了26个自助庭院，专门建给那些来体验生活的人们，他们有威信境内外的学生，也有全国各地组织或者自发来的学生和人士。

庄子上吸引了外出务工返乡青年二十多人。一位在乡镇工作的朋友说，只要能把外出务工的人留下三分之一，这个乡镇的发展就有望了。起初我还不解。一直以来，我们都希望村里的人外出，去挣钱，去学技术，去见世面，出去增加收入。一直以为，那才是发展之路。不想，这朋友竟说，留下，又是发展的表现。但再一再说，又叹然。

村里能留下人，说明村里的产业起来了。

是的，如果留村也有钱可挣，谁愿意离开家乡，离开老人，离开孩子。

而要留下，说来说去，还是要在村里找到除了传统种植之外的发展之路。现在，映现在我脑海里的，是历史上的那场雪，而展现在我视野里的，却是山峦间的雾。变幻难测，又有迹可循。

听见会泽

(三首)

丁卯

过毛家村水库

水波青于山色
几只白鸟退入幕后
又冒出。在大地的眼眸里跳舞
巴掌大的河床
托起临水而居的炊烟
群山静默，细水低于眼眉
人间洁净
涨落间指引命运的走向
耳畔翻腾流水的颂词
唱吟的浪涛
面对溢出的洁净，我唯有俯身
掀开水的画卷
像小时候推开清晨的天窗

回龙谷

面对悬崖
一个人和一头山羊
甚至一棵野草
毫无分别。群山回望时
裂谷吐出仙人柱，惊动飞鸟
和攀援的猴群。像一块碎石
孤悬的恐惧，预习枯萎和重生
许多年，悬崖终于退让
绝壁上的天梯，钉进山体
玻璃桥——悬空的眼睛
收藏旅人的秘密
白色羊群在空中奔跑，给梅家河坝
戴上一顶洁白的王冠

娜姑之夜

炊烟退入晚霞
坝子是流动的湖
月光的锋刃在肌肤轻轻一划
大地的血管多么安静
暗处滑动的瞳孔，是一颗颗
谷粒，在风中翻身
田埂打撈往事，掀开云影
淌进落水洞的裂隙
以礼河的水花，复制百年前的
月光。涛声再一次挂生凿山引水的
疼。群山举着圆润的
目光，世界娜姑的脚步
水稻的世界，满载移动的星火
撕开香甜的夜

春水

和文平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每一次读这句诗，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插秧时节荔枝河畔繁忙的劳动场景，思绪又回到遥远的童年，那是记忆深处最美的画卷。

春节之后，天气渐渐暖和，荔枝河两岸的田野里开始热闹起来。秋收以后冬眠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土地，在明媚阳光的照耀下苏醒过来。秋收以后冬闲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农人，从春节的喜悦氛围中走出来，满怀希望地播种又一个春天。

烧秧田是第一件要做的农事。准备好柴草，把秧田里已经翻耕过的土块堆在上面，秧田里就有了一个个圆圈的土堆。点火要等到大人们收工离去以后，这是烧秧田时唯一交给这些孩子的任务。

太阳就要落山了，大人们已经离开忙碌了一天的秧田。我们欢快地举着火把，点燃一个个土堆。压着土块的柴草燃起滚滚浓烟，呛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纷纷逃离秧田。在归家的路上回望这片烟雾弥漫的田野，但见残阳如一枚鸡蛋黄，渐渐消失在山野尽头。

烧过的土块打碎之后，就成了有机质高的灰土。村民们清除掉秧田里未燃尽的柴草，把粗一点的土块拍得稀碎，拍碎之后再平整耙细。秧田需精耕细作，当一畦一畦平整的秧田放满水后，荡漾的春水里，粼粼的水波像一匹丝绸飘落下来。

整理好秧田，爷爷会在春分时节从去年秋天收获的稻谷里挑选籽粒饱满的稻谷作为种子，然后在清明节前浸种，待稻谷吸足水分，撒种时手里就有了沉甸甸的感觉。每年，村里的秧田都是爷爷亲自撒种。他左手端着簸箕，右手抓起稻种，如天女散花一般从田埂上把稻种撒向秧田。

谷雨时分，春雨渐增。当布谷鸟在山坡上催促播种的叫声传来，秧田里的秧苗已经长到筷子那么高了。女人们忙着在秧苗里间苗，除去秧田里长出的杂草，拔掉弱小的幼苗。男人们在爷爷的带领下开始整治秧田。戴上斗笠，披上蓑衣，爷爷牵着水牛，扛上犁耙，走向澄澄春水中的田地。

爷爷是村里的劳动好手，村里无论犁地还是耙田都离不了他。爷爷躬耕的身影，是荔枝河畔春天里温暖的风景。耕牛在前，犁耙在后，爷爷赶着牛，站在犁耙上，挥动着手中的鞭子，仿佛一个将军，乘坐着威风凛凛的战车，奔向波光粼粼的水田。

从绿油油的秧田里拔来秧苗后，将

一束束秧苗均匀地丢进秧田，欢乐的插秧就开始了。每一年插秧，村里都让爷爷“开秧门”。不用拉绳定行，爷爷从田头到田尾看上一眼，然后跳进水稻里，打开一把紧束的秧苗，左手握苗，右手插秧。人退苗进，一排排横竖整齐的秧苗便栽插在秧田之中。村民们纷纷跟着爷爷下田插秧，进退之间，一片波光荡漾的秧田，在欢快的劳动中披上了绿装。

在所有的劳作中，插秧是一件充满诗意的农事，除了许多描写插秧的诗句，还有不少吟唱插秧的歌曲。在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那壮美的插秧劳动中，流传着一首很有名的云南民歌《栽秧调》：“（女）大田栽秧行对行，一对秧鸡来歌凉；秧鸡找到歌凉处，小妹找到合心郎。（男）一丘大田四方，四十姊妹来栽秧；栽个大行对小行，唱颗星里配月亮……”这首歌用男女对唱的形式，写出了插秧时节的生动场景，男女之间真挚的感情流动其间。纳西族也有一首民歌《插秧调》，歌词十分简单：“等等我，等等我，我们一起去插秧；等等我，等等我，插完这一块田，我们再去插下一块田；等等我，等等我，插完这一块田，我们再一起去拔秧苗。”但正是这一首朴实无华的，在纳西族民间歌手天籁般的歌声中，如春水，悠悠岁月山河。

“太阳出来火辣辣，手拿小秧田中插。”荔枝河畔同样也有着来自田野的插秧歌。我不知道这些歌是从什么时候传唱下来的，或者是从什么地方传唱而来的，但对劳动的礼赞始终如一。劳动创造了音乐，音乐歌唱着劳动。那一首首动听的插秧歌，让劳动充满柔软清亮的诗意。

插完秧之后，春水盈盈的稻田里，秧苗在茁壮生长，绿色渐渐变得浓烈。田野里一天天热闹起来，蛙声一片，成群结队的鸭子在稻田里寻找螺蛳和螺蚌。河岸上的柳树垂下绿色的柳丝，洗衣的女人和戏水的孩子们把欢笑声和笑语洒落在河面上。

春水中的田野，呈现出一片绿意。插秧时节，母亲带着放暑假的我们，走进秧田。母亲弯着腰，用双手抓扯水草，用双手刨松水稻根部的泥，让水稻的根须更发达。薅过的秧子根肥苗壮，结出的稻穗才更加丰实。

临近秋天，水稻开始抽穗。“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丰收的喜悦挂满了村民们的眉梢。春水滋润的田野，等待着收获，而到收割的季节，春水已经彻底消退。裸露着肌肤的田野，在温暖的阳光下，等待着春水又一次灌满秧田。

双河，是远方寄给我的夏日来信。穿过纵横交错、狭窄斑驳的青石板小巷，沿着皱纹遍布的老墙，双河营村为我们打开了一幅生动的传统村落画卷。走进土木结构的罗氏老宅，门侧到天井，四周均为青石镶砌，石基上刻满鸟兽浮雕。走过天井，扶着嘎吱作响的木梯，我们爬上堂屋二楼。走廊处陈列的木制箱匣上，朱漆绘制的云纹隐约可见，两侧拉环铜锈脱落，稍盖被打开，时间的灰尘积满。再也装不进霓裳羽衣了。

风从瓦上吹过。我看见重檐翘角，门头镂空的荷花木雕下，进进出出的长衫为生计奔忙的身影；精雕细琢的花瓦中，深深浅浅，粗糙而沉稳的刻刀用力嵌入的爱与希冀；整齐有序的瓦当、滴水，左右相呼相应的菱花斗拱，几乎扁平的木门、老旧无声的木门，长寿龟、芙蓉花，喜鹊报春石刻浮雕……这是古朴幽静的老宅，对我最深的沉默和最生动的言说。

有谁来过，以后又会是谁站在这里？老宅像是一位慈祥的长者目睹着我们的来去，看云朵如潮水，自西向东滚滚而来。正门、东西厢房和堂屋，“四合”的灰瓦相框外，现实与镜像交汇，两个世界的叠影浮现在眼前。

屋顶温暖而明亮。从幽闭的室内到开阔的屋顶，从圆形穹顶到端正的四合小院，屋顶那不断退守的方角不再落进黑暗里。双河营这小小的天地，竟让我有步入《大鱼海棠》里描画的围楼之感。

面对旧物，河水找到了依傍的两岸，闲庭信步中，我忍不住猜想那些消逝的生命，她们曾在这样过着怎样的生活？是鸡犬之声相闻的世外桃源，还是盐运马帮、茶马贸易的喧嚷？今时今日的我们，又该怎样度过这一生。混沌中出现的坐标不断提醒我扪心自问：我是谁，我在哪儿，要去往哪里？

我不得不再次确认现实的孤岛和理想中栖息地的距离。我分明就在这里——昆明市晋宁区双河彝族乡双河营村罗氏老宅。这是始建于明朝初期的双河营，是九村河与三乡河交汇的双河营，是1368年明军队将领傅友德征战至云南时安营扎寨于此的双河营，是滇中军事屯垦重要据点的双河营，也是军队与本土彝族居民婚配，密岔人繁衍生息的双河营。

双河有信

王焱

人类的记忆是无法抹去的。溯源与找寻，是为了厘清河流纷繁复杂的命运。

双河营，坐落在滇池南岸。2014年，入选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20年入选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村内有许多三间四耳倒八尺的“一颗印”四方小院，那是具有代表性的云南民居。

一门之隔，“一颗印”区分开了牛羊马匹的姓氏，张家的猫、罗家的狗；粗麻绳牢牢拴住公鸡左顾右奔跑的一生；晾晒在楼梯口光影里的美人椒，还挂在生锈的铁钉上。就连门外的石墩、高过房屋的核桃树，以及地下那些流经此地的河水，它们都跟随着主人的姓氏，被唤作田家营、董家湾。村中古井还汩汩冒着小水泡，罗家媳妇提桶倒扣，扔入井中，咕咚一声打起一桶水，赶着回家喂鸭子。

一门之隔，关住了画外之音。站在世界的反面，老宅活成了最小的岛屿。古道、马帮、茶运，熙来攘往的河在日夜穿梭，新婚燕尔的耳鬓厮磨恍如昨日……这些相生相斥的暗河从未干涸，得到与失去，幸与不幸，相伴终老。双河营，在万千村落中凝为智者的化身。一砖一瓦诉说着来与去、盛与衰、共生与朽坏，彼此羁绊。

双河营村依山傍水，前有九村河与三乡河两条河。相传大象寻水至此，河水清冽可口，大象逾时未归，久坐为石，象鼻从北延山麓延伸至三乡河边，拥村庄入怀。

双河无声，缓缓而过。关于双河，我们并没有找到翔实的文字，甚至于在古滇池水域圈中都没有它的存在。真的有双河吗？双河真的有河吗？古滇池地图中并无双河一席之地，那时的它们或许还

寂寂无名。它们也不像金汁河、盘龙江、宝象河那样为众人所知。

临水而居，水富则人富。在海晏村、斗南湿地、草之桥等景点被人们追逐的时候，木讷谦卑的九村河与三乡河居江湖之远。那是怎样的两条河呢？

过了石桥，村民指给我们看九村河与三乡河。两河的河宽不过一米，像我小时候捉泥鳅的新河。水流轻缓，清澈见底。两河在一皂角树下相交，携手共同流向螳螂川。高大的皂角树垂垂老矣。双河没有想象中的丰满，枯瘦至此，是出乎我意料的。左右石岸的每一次挤压，河流都在歌唱中行进。

双河无声，却在此地刻下最深的印痕。

河流的隐喻，在双河营村织成一张哲思的网。村中老宅的瓦楞间，沉积着汉晋交融的千年烟尘，每一道裂痕都是历史的絮语。山河共同印证，所谓归宿，并非抵达某个终点，而是滔滔不绝汇入更深远的流动中。

